

致堂讀史管見

七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七

武帝下

晉紀

三年正月朔帝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
方漢何主對曰栢靈帝曰何至是對曰栢靈賣官錢入官庫
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及也

晉常并圓立之祀於北郊是陽從陰夫從婦非小失也莫
有議者既行夏正而以正月之吉有事於南郊何禮也武
帝比方之問其可知矣無亦謂天下分析之久至已然後
混一欲以光武自況與毅宜對曰陛下武功既昭克廣前
烈掩迹曹魏而遠紹漢家矣然儲嗣常才公輔近局諸王
地大而公制不修風俗奢頽而禮度未立自宣景文經
營四方數十年來所用多權謀策略之人陛下當翼翼深
思衆建賢德使之損益大政爲國遠圖而平吳已還志意
驕侈不遜聲色異乎成湯警戒無虞未同舜帝臣恐禍發
所忽安而易危此宜聖慮所當留意者如此庶乎足以警
帝矣而顧舉賣官賣錢一事豈能有所規益哉

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不可掩也充薨博士秦
秀議曰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人爲善者心也爲惡者亦心也心有二乎曰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自其爲善言之則從危
而蔽其微故一而二也自其爲善言之則造微而平其危故二
而一也是以君子貴克己焉彼小人爲不善非以不善之
誠善也爲善而不獲利爲惡而獲利則舍善而之惡不能
自克而已矣己已不能自克而之惡矣又惡人之爲善非

惡善道也惡爲之者之或勝爲己之不利也始之以利終之以利於是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其惟微之心則未嘗亡也何以見其未嘗亡也以賈充觀之則信矣考充平生無一善可稱弑高貴鄉公出齊王攸納女東宮以覆晉祚初論吳必不可取及吳平則又遽請封禪其兇邪佞諂如此所謂人臣之大蠹晉國之巨蠹也幸而死於牖下乃以謚傳爲憂是其心亦知平生之非常不自慊官雖貴年雖壽而義氣不充終身有餒則其服蟬衮位上公惴惴焉猶穿窬之慮敗獲也又曷若爲善之榮且泰哉且充身荷寵祿二十餘年豈非命歟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無宜貴而賤宜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爲不善殆亦徒然不能易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力於爲善順受其正斯已矣

充自憂謚傳其傳終不能弭弑逆諂邪之行其謚終不能逃昏亂紀度之評賈模所言是也帝雖違衆行私更謚曰武然至今垂千年未有號何曾曰何孝公者亦未有號賈充曰賈武公者是是非非之本心豈可以勢力而移奪哉堯舜之言民到今誦之中理故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等惡之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齊王攸獨留京師可乎百僚內外心皆歸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

甚哉小人之善讒也以無爲有以是爲非則聽者或覺矣齊王攸賢德冠朝衆所譽歎無間毀者荀勗等知遣之就國舉朝必以爲不可也以此言其得衆心危太子則安得

而不信哉武帝蓋亦追記先帝先后臨終之言豈私於攸而與朝臣比周哉要之武帝闇而不明自初信愛賈充荀勗之徒而意忌其弟故皆文明之託不以為難虧友于之義不以為歉而三讒所譖如水入水也夫讒人何世無之惟來讒賊之口自敗其事而不悟者為可歎耳

杜預卒

晉之平吳始於羊叔子終於杜元凱敢問二子誰賢曰預以才祐以德固自有次第矣其尤不速者祐無貪榮固位之心預則有矣或曰何以辨之曰祐每拜官辭多受少至心素著每見伸於分列之外又不附結中朝權貴以取馮純荀勗所憎而節不為之變也預在襄陽數行餉遺或問其故曰吾不求益但恐作害耳嗚呼預熟於左氏傳善用

四十一

卷九

二

兵矣而不聞郤鼎衛俘垂棘之璧屈產之乘河外之五城東鄙之三十邑紀獻玉磬幣錦如瑱及晉卿始禍樂祁見執蔡侯從吳昭公弗納之事皆以寵賂公行保邪廢正敗其國家是徒取孟獻子謀不免之一言而忽叔孫豹衛社稷之正道昔人稱元凱傳癖夫學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其癖深矣

齊王攸薨上哭之慟馮統曰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齊王攸自賈充之壻也充何為惡之如是庾純嘗面斥充以高貴鄉公安在二人成隙純當除名而攸左右之謂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從攸議而二荀馮統則以巧諂素為攸所惡也荀馮既媚奉賈充充又不悅於攸所以夏侯和

獻立德之言而充不答雖然水流濕火就燥齊王君子也
充等小人也各以其類宜其不合也彼既死讒夫可以已
矣武帝慟哭發於中情又爲馮統所抑爲之收淚間絕天
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者十之一而采苓青蠅巷伯巧
言何人斯十月之交之作聖人皆存而不削于以見雖大
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讒人之爲害也

太廟殿陷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其工役築作必不苟祈於久而
固也春秋書太室壞君子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
無壞道也而壞是不謹於宗廟未嘗省察其傾之當支也
所以志文公之怠惰而魯之衰自是始矣晉七廟雖曰因
魏故廟然非有雨水浸齧之患則無陷道也而陷其變非
止如魯廟之壞而已也其亡徵乎國之大祀莫大於宗廟
宗廟無故而陷於地中天之儆戒亦迫矣人君宜素服哭
臨責己修德大臣宜爲國長慮革弊修政而皆無聞焉廟
陷凡十有九月然後新廟成于以見武帝之昏荒而晉之
亡自是決矣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郡國三十三大旱
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晉自平吳之後至此九年矣中國四垂幸無風塵之變而
公卿大臣亦無經遠之謀偷安目前贊誦太平是其常也
去年日食廟陷是歲史之所書者災異五事而已武帝亦
可少思其故戒懼以圖之而寂無聞焉帝舜君臣相戒曰
勅天之命屢眚身成于以見武帝之心益荒而晉室之亂

亡邇矣

帝知太子不才而恃皇孫適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記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未知之者君子猶責其當知也既知不才矣而恃孫明慧乃付神器與愚暗之子而不疑嗚呼何其不智歟書云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微也危也謂禍亂之端常人易之者聖人不敢忽也而况太子愚暗事有大於此者乎而使之嗣世待孫子長年以善其後不知一二十年之間危微之事凡幾端矣此人謀未盡不可歸之天者也是故帝纔晏駕禍亂並作若慮之於早精選賢哲夾輔皇孫而授以位其庶幾乎

上疾篤未有顧命獨侍中楊駿侍疾因輒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帝小間知之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令中書作詔以汝南王亮輔政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

人主無內外之患宴安荒忽不知疾之遽侵死之俄及身後大計遂至鹵莽處畫而不能如志抱恨以沒者多矣中庸曰事豫則立前定則不困武帝是時不無良臣衛瓘和洽劉頌何攀傅咸之徒皆在朝列賢於楊駿遠甚舉而加諸上位使參斷國論共輔幼主亦不至倉卒之間為人藏去詔板易置心腹而口暗目瞪無如之何也故委之天命者必先盡人事焉

惠帝

晉紀

賈后為太子妃也有憾於楊皇后及帝即位賈后不以婦道事之又欲預政為太傅楊駿所抑駿楊后之父也賈后密詔

楚王瑋淮南王允誅駿二王來朝誣駿謀反發殿中兵圍其第太后題帛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駿既誅賈后諷羣臣奏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帛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宜廢為庶人張華曰太后非得罪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貶皇太后之號稱武皇后以全終始之恩荀愷等曰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廢詣金墉城於是宥司請如愷議廢為庶人詔可

按羣公有司所奏張華所議徑以太后圖危社稷不母於聖世方是時討楊駿者兩親王將殿中兵而出駿既初無逆謀至是又未嘗有一戈指朝坐受攻討蹙迫而死太后以父之故射帛于外以祈免耳不知何名為圖危社稷不母於聖世乎及有司再請廢后為庶人詔旨畫可華不復切諫依阿緘默陰附廢后而庸奴其君不待式乾之事已當誅殛不得赦矣

詔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時東安王繇專擅朝政亮奏免之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遣就國未決瑋自昵於賈后諸亮瓘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使帝作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免之瑋欲因此復怨遂勒兵收亮瓘皆殺之

惠帝昏庸孽婦專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諸侯王入冠台輔既有兵柄又錄尚書其廢東安王繇裁須一詔則建遣楚瑋就國代領其兵先事制人疾雷不及掩耳遂廢賈氏如反手爾乃遲疑不果使姦人徐晝計謀內交賈氏反為所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亮之謂乎

王戎卒

以一言目人而盡其大致非聖賢不能也所謂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伯夷清伊尹任下惠和之類是也徼此而失之則漢末鄉謠學議相標榜者未必皆中而過情多矣晉人尚清談以虛無爲宗則尤不得其當何晏謂司馬子元爲幾謂夏侯泰初爲深而自以爲神取笑後世是也王戎田園徧天下親執牙籌晝夜會計家有好事者賣之恐人得其種嘗鑽其核烏在其能簡爲三公無所建明翼太子不聞輔導與俗俯仰烏在其知要而有簡要之譽簡而要者固如是乎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

子丹八

卷見未盡上

七

余有

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誠信爲之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趣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弃實德浮游波蕩其爲世害更甚於文之滅質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事有迹者也理則無形迹可窺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爲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爲執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爲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爲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爲而

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時政在羣下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觀世之治亂其道固多然上下清廉則必與治同道之時也貨賂公行則必與亂同事之世也何也上下清廉喻於義者用也貨賂公行喻於利者進也喻者曉解之言也隨所曉解而發於其心行所曉解而施於其政治亂之分豈不判然如涇渭之易見哉

賈后欲廢太子劉卞謂張華曰東宮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錄尚書事廢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是無君父而以不孝令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况未必乎

以事之形迹論之舉東宮兵廢皇后是五刑莫大之罪也

以理之輕重斷之國本將搖大臣計安宗廟廢孽后以全儲君是三綱不紊之功也昔周惠王以愛欲易太子齊小白糾合諸侯會盟于首止以定襄王之位孔子稱之曰一斥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夫父欲易子聖人猶以大義裁之而取管仲以著齊侯之功况賈氏淫虐無道親弑其姑又誘陷太子致于有過乃因以為罪而欲廢之張華為國大臣大臣定國大事大事莫大於太子之廢立矣徧召公卿大會殿庭密飭衛兵嚴為儆守建白中宮弑姑害子危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崇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小義以失大幾本華之心倚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安足憑卒之屈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解其有以取之哉

太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折

張華子躋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天道固遠使初無變動或偶有小小者焉猶可以緩傲懼
之心乃一月之中大異四見亦既迫矣而尚曰天道遠何
張華之愚哉華以博物名能辨龍肉鮓蛇化雉臨平石鼓
豐城寶劍然上則不識天象下則不悟人理何用博物爲
哉以愚觀之華蓋姦人爾以文學才諳早得時名及致位
公台耽於榮貴密結賈后以固爵祿微諫廢儲以竊公譽
意欲優游卒歲而不知禍之至此也臨死之言自謂中心
如丹而史亦稱其盡忠帝室世之相蒙可勝道耶是故君
子務知其遠者大者苟博物如張茂先至神如何平叔終
無救於殺身之禍也

趙王倫孫秀矯詔發兵收后廢爲庶人賜死于金墉城

四十八

正承見七

九

月

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無詞可奉則逆亂之人心未必
服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于上播告之修數賈后廢弑皇
太后無婦之道讒殺皇太子無母之慈禍亂國家淫惡昭
著天地所弃祖宗所絕其以大義賜后自盡如此非惟深
屈賈氏之心又足以聳動民聽而自初迄終兵甲搶攘舍
矯制之言不復有詔蓋孫秀與倫妄意大事故以亂易亂
不能與於此亦可恨矣

趙王倫逼帝禪位尊帝爲太上皇封拜羣下不可勝紀下至
奴卒亦加爵位

舉事當義則人心服衆庶之情雖利焉趨然上之人自爭
大利而以小利悅之則亦不能悅矣揚駿初秉大權中外
羣臣皆增位一等二千石以上封關內侯以求媚於衆

也而何攀非之及駿被攻圍無益於馬廐之逃司馬亮論
誅駿功侯者千餘人所以收衆心也而傳咸非之及亮被
攻圍無救於登墻之呼是皆十數年間耳目所接者可以
爲鑒戒矣趙王倫雖能討除賈后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
又欲以官爵牢籠中外府庫不足以供賜予鑄印不足以
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雲集金墉賜盡其誰哀之是故由
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指爵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
陽宗室起誅王莽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
自從之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

齊王固約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新野公歆共討趙
王倫移檄郡縣遠近響應倫懼逆帝復位帝下詔賜倫死以
固爲大司徒穎爲大將軍並賜九錫顥爲太尉乂爲大將軍
歆進爵爲王歆說固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宜留之輔政盧
志謂穎曰今大王與齊王同輔政兩雄不俱立宜力求還委
重齊王以收人望穎從之固旣得志驕奢擅權殺戮名士中
外失望譽歸於穎於是顥表固罪狀約穎歆乂及范陽王虓
同討之又在京師即將百餘人馳入宮奉天子攻固城中大
戰三日固敗夷三族

固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
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已爲
之副選建賢材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顥歆虓乂
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甫誅臺省府衛尚爾空闕戰死之
士未加收卹遽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爲比標示爭端於是
盧志獻謀使成都委權而去以惡相稔猶且未悟方欲乂

專大政驕奢荒宴選出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謀者遠直諫者
誅仗義之功反成罪與豈以數十萬衆為百餘人所禽遂使
獻王國絕不祀良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時荆部守宰多闕詔劉弘補選弘叙功銓德隨才受任人服
其當表皮初襄陽太守朝廷更用弘壻夏侯陟弘曰治一國
者當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
壻哉乃言陟姻親不得相監皮初有功宜見酬報詔從之弘
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荆州遭張昌寇亂之後自褊心小智不知事要者當之施
置捨攘未易定也劉弘受詔來為都督歷時未久而公私
給足百姓愛悅何効之速歟詳考其事亦纔四言而已曰
叙功銓德曰隨才受任曰勸課農桑曰寬刑省賦此所謂

平平之談非有奇謀異策者也至於表皮初之勞効抑夏
侯陟之私親行以至公表正巡屬推此以往雖相國可也詩
不云乎瑣瑣姻婭則無膺仕為己當權可以擅休戚人於
是凡為族黨者靡不賢材或官或封罔有遺逸如周之尹
氏詩人所刺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以越守尚書令

八王擾擾非有匡翊晉室之忠也倫既謀篡允遂圖之允
未及舉為虔所殺而罔召穎顥合兵同起又遂誅罔越尋
除又四年之間八存其三而相圖未已欲敵我者少則我
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虫次第去之至于一足則不能行矣
越復討穎顥自不振越又討顥顥亦不支穎顥皆死越專
朝政前後七年而無經濟之略凡所辟置皆清談不事事

縱酒殖貨胡寇日盛而晉亡矣八王之中穎顓允賢於倫
度固賢於穎顓允又賢於固越賢於允此其人品之次也
七王既殲太弟孤弱越勢可以自立久而未取此其所以
為差賢耳然匡國無狀莫救覆亡初心非忠才又不足皆
晉室之罪人也

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或敗則曰老
子之罪人咸感悅辛冉為弘語縱橫之事弘怒斬之

有過歸於己者有善必推於人也有失推於人者有善必
歸於己也此人心公私廣狹之辨而人心服與不服之分
也故或在上或在下不矜不伐而人莫能與之爭大禹顏
回之所以同道也夫善出於我謂我有善亦何不可此行
一形人見其自私而狹隘也則不告以善不肯與之同為

善矣况於善非我出掠以歸我小美則如人之羨大功則
貪天之功排羣衆而自賢掩智能而獨出始則巍然竊取
富貴終則壞木疾用無枝古往如是者豈一人而已哉劉
荊州無乃聞孔明之風而興起者耶至於怒斬辛冉尤為
忠卓方承平時君臣分定雖姦雄豪傑不敢萌窺覲之心
及世亂離上下紛擾雖狙黠螳勇亦且有飛揚之念晉室
而既卑矣弘內則調和諸王勿以職競蓋消戎狄之變外
則綏寧江漢威行南服不失臣子之節方諸權勢既隆漸
生異意媚之者大心不忌僭言無章已則欣然受之加以
官爵風示羣諂而忘其上浸之可嫌也如莽卓之徒賊亂
之事亦異乎劉弘之士心矣

陶侃以運舡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舡擊官賊何為

不可

智者因事以就功大抵如士行所爲也若尚法之世未論其破賊之功先治其以運舟爲戰艦之罪矣當時已有謂其不可者齷齪之士拘攣之見何世無之故謝太傅稱陶公用法得法外意此類是也雖然任人而不任法其弊至於各行所見蕩而無守任法而不任人其弊至於君子不得行其學中人固滯姦人侮文其害彌甚均之二失寧於任人但慎擇賢材以爲大吏而法貴簡要去其煩苛使人易曉而易行則兩得之矣

帝食餅中毒而崩

古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獨惠帝中毒崩而不知其人以愚觀之羊后無他立之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無爭寵之讎近侍無矯虔之衆諸王交鬪各已衰謝麤中之毒其誰致之大臣當大事事莫大於君見弑而賊不討也然則舍太傅越無所歸獄矣

懷帝

晉紀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鎮

晉惠中葉王室而旣卑矣懷帝初立權在太傅屠各羯奴蟠據趙魏琅琊王睿保有江南獨青徐兗豫僅屬晉耳而劉石方且經營焉夏屋已傾狂瀾旣倒若聖哲馳騫未知濟否然帝稍親庶務越已不堪委去朝廷自便藩服不念國事終將如何亦可謂愚暗不才之甚矣而史稱帝親覽大政者又何政耶夫政與事殊猶之網焉其綱政也其目事也竊恐帝之所親覽者特簿書名數之末爾儻欲收斂

大柄正君臣之分強中國之威行其政刑削平僭亂是則政也其果能平

琅琊王睿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睿引觴覆之遂不復飲酒之能亡身喪家敗國古訓審矣禹惡旨者周公戒羣飲彝飲者孔子戒困者亂者聖人無是也以教人耳人能止酒者非以病以喪以怨以異端之禁則否也士而能止者以荒思廢業也則既賢矣未聞人主能飲而不飲也能飲而不飲惟晉元爲然不嗜飲不能飲而不飲未足貴也能飲者之於酒甚夫多欲者之於色也而况人君口備味耳備聲體備遊逸情備便嬖凡可以佐佑觴爵者無所不備於是焉抑制而不飲以終其身非立志堅確期於有成就能如此晉元名論不高人心未附始初建國事以酒廢聞

王導一言銘心自克其終濟大業百有餘年不亦宜乎司徒王衍建言時方危亂當賴方伯之助用弟澄刺荊州族弟軫刺青州語之曰江漢之間負海之險卿二人分處而吾居中足爲三窟矣

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陳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弊又甚於清談焉其發源之差則亦相類耳衍果忠於國者當東床幽廢之時申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辭及爲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旣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爲遠論欲欺石勒爲勤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墻之下當知墻之爲實而

窟之爲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初太傅越與荀晞親善司馬潘滔說越曰兖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非純臣久處之必生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藩衛本朝此爲之於未亂者也越從之由是與晞有隙

元超四旁無援偶與荀道將有故是宜要與同好以獎王室乃信讒言而徙奪其地於是劉漢經營東方洛陽許昌之勢窘蹙四合如束薪然卒困於晞憂憤而死非晞能殺之越則自取也且身執國命又搃甲兵天下九州尚有其四誠能收合奇才內任外用撫寧所有而捍禦強寇石勒王彌亦安能遽傾晉室也乃從潘滔諂邪之計爲魏武爭天下之事夫魏武惟初無尺土也故不得不據要以立根本使其早有王允董卓之權則亦因長安以圖大業矣晉之未亡惟越是賴越之未破惟晞是倚晞叛則越破越破則晉亡潘滔亦可謂利口覆邦之人哉

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能行此足矣安用多讀而不行

孝經一書明白行之首要矣然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嘗問孝於仲尼仲尼語之曾子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也若使曾子自爲則其體必簡質如中庸不若是其整整也夫劉盛匈奴人耳所嗜好乃爾夷狄豈可輕哉盛又知行之爲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老師宿儒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遼哉雖然盛亦未知行之要也論語弟子有書諸紳者有請事斯語者有願聞一

言可以終身者今欲舉論語二十篇盡行之志則是矣言則美矣吾知其汗漫多愛而無入德之門統道之宗也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己召之馥不肯行

權臣擅命未嘗不惡人之上事於君而不以語己以霍光之忠尚不免此又况其凡乎原其初心恐主聞己過而已行之既久凡天下之利病生民之休戚皆不得上聞至其甚也則危殆禍患之切其身者人亦不以告俱歸於亡而後已故賢者諫君廣君聰明則亦求人諫己不欲蔽欺情志交通無所否塞是謂泰也反是是謂否也否泰之分通塞而已通塞之幾用君子小人而已

琅琊王睿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而死

建國家而以私意行事不足服人心矣周馥請遷都紆寇難方面重臣直奏君父何罪乎而司馬越怒其不先白己徵之馥不肯行非拒詔也琅琊何怒而攻之且當時不斥帝室而可怒當攻者獨無在馥之右耶良以睿得鎮建康出東海之意而馥得罪於東海故睿亦怒之此可謂報德以私興師不義者矣身為盟主規創大業而舉動如此惜哉江州刺史華軼自以受朝廷命不從琅琊王所督人多諫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兵討之軼敗斬之憲奔幽州

是時懷帝失邦睿未受命分符守土義當存君華軼欲見詔書其事固賢於得荀藩檄而承制署置者且彼不受教

令無乃吾德信有所未孚蓋亦省已所闕益修政刑俟天命有歸申以文告序成而猶不至舉兵未晚也遽爾匆匆專事威力曾未朞月喪三良臣琅琊之量不宏而其失於是爲多矣

石勒初與其母相失劉琨得之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周流天下而無容身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今授君侍中車騎大將軍其受之勒報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

勒可謂夷狄不義之人哉人以母歸之豈不猶天與其母不得見而復見其恩當與母等拜琨可也臣琨可也土地玉帛人民惟琨所欲而予之可也雖舉國以聽琨之所爲可也爲母而屈無所不可雖大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視弃天下如弊屣然不是過矣勒乃受母而絕琨不以歸母爲恩勒豈禽獸耶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夷狄者禽獸之與鄰勒不以劉琨歸母爲恩是禽獸之不若也或曰漢高分羹之言奈何曰煦煦之徒固有非之以爲不仁者矣斯人也無亦類羯奴所謂腐儒歟是未可輕議也石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曰此兒凶暴不若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少忍之

石勒欲殺季龍不有似唐太宗殺李君羨乎曰不然君羨以姓名疑似而死太宗殺無罪濫刑也季龍在軍殘忍其罪多矣勒若有苟道將之見按法行辟非爲虐也乃使長惡不悛至今石氏無遺種謀及婦人宜其然矣

陳頴遺王導書曰中華傾喪正以取才先白望而後事實浮
競驅馳互相貢薦加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王職不卹法物
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導
不能從

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讓其可恨者創業之初
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頴之言及他日熊遠之三諫此爲
大失是後亦無復爲頴遠數實剴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
人物之傑推其源流殆亦自清談中拔迹雖不習老莊亦
不深非之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
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風俗之性習
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
於春秋使王茂弘知此理推西晉之所以亡者一切更張

如撫不調之琴而易其絃也則不期於正而自正矣惟憚
於更張故昔者衰亂之臣衰亂之政衰亂之俗與今日所
用所行參錯膠固或得或失無大相過苟且持循姑幸無
事而功烈卑矣夫憚於更張者何哉人主無立志宰相無
識略爲舊習所牽爲失人情之言所惑也或曰琅琊得國
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爲失也曰審如
是則孔明之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得甘棠之思耶

漢相劉毅不犯顏忤旨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每會議無所是
非衆出獨留條理漢主聰未嘗不從毅常戒子孫曰事君當
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
顏但不彰君過所以爲優耳

毅議事務密可也不密則君臣皆失矣諫必貴幾則不可

也君臣以義合異乎子之事父母矣子事父母恐傷其懷故以微言見吾之志父母不從又敬不違此諫父母之道也人臣之義當正色直辭以盡其忠雖不可於衆中肆然詆訐亦豈可含糊必求屏處而後諫耶况事有緩急過有大小言亦隨之設若人主坐朝公卿並侍下一大號令殺一賢君子其行其止係俄頃間而曰幾諫幾諫微略奏陳又安能回盛怒而遏大失耶且以幾諫見志而人主不從亦當敬而不違耶舜命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非不能犯顏者而聖人尚重戒焉此則人臣諫爭之正法也若殷之志不得已以事昏暴惡聞其過者則宜爾一遇聰明好諫之君而用是道不亦輕其君子或曰殷納二女四孫爲貴人不避宗姓烏得賢曰太宰延年太傅景嘗答劉聰之問謂殷自以爲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殷慮此審矣聰之命不得違故納之然匈奴豈姓劉耶此殷之志也石勒欲襲王浚未知虛實用張賓計遣使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中原無主爲帝王者非公復誰伏願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之奉戴如天地父母也浚悅遣使者至勒匿其精兵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見所賜如見公也浚大喜不復設備

勒雖羯奴亦一時雄桀也嘗曰大丈夫行事礪礪落落如日月豈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斯言豈不壯哉使操懿有知羞愧于地下多矣勒用兵

所向無敵何憚於浚而爲折節卑辭之事以驕之至比爲
天地稱爲父母北面浚使拜其麈尾雖浚驕暴即墮計中
然行事礪礪落落如日月者又安在乎

愍帝

晉紀

漢大司馬曜圍長安外無救援城中饑甚死者大半帝泣曰
今窮厄如此當忍耻以活士民乃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詣
軍門降

于寶論晉之興亡其略曰宣帝雄材碩量知人善采拔世
祖仁儉寬和民樂其生武皇旣崩變難繼起戎羯稱制二
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
多也愚以謂自古有天下者非有大德以庇生民則有大
功以平禍亂植根深則枝葉茂施濟厚則享報長理不可

誣也秦之窺周意在并吞厲將東鑿純尚智力未及平定
而社稷爲呂姓所有呂又甚焉其亡立至宜矣西漢東京
之起雖異乎三王然有大功於天下去其賊害而興其便
利深仁厚澤固結于民是以延祚皆二百年若魏晉初心
豈爲拯民塗炭而涵養之哉乘人衰微規掩奪之以濟其
所大欲而已間有善政仁術其所取數於智力刑法之中
亦十有一焉爾矣司馬懿陰賊狡險師昭前人是似廢二
君弒一君此三君者非以暴虐失道聞于四海有及汝皆
亡之怨也以是得國基旣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
聲色崇信姦回風俗尚虛無士夫賤名檢廉耻道喪賄賂
公行以此欲保邦而長世是猶縱酒多欲無穀米藥石之
奉以祈長年也豈不遠哉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

好還佳兵者善用之言也司馬懿為魏上將征伐四克意實圖曹以自封殖一念之力倚伏在焉師昭肆凶遂為篡逆逮天之定靡人不勝惠帝之昏愚無似政非己出皇后太子四廢五復亦足以報仲達之專制曹氏乎懷帝天資清劭過慝不彰而為劉漢所禽俾著青衣侍宴行酒亦足以報邵陵奪璽之憤乎愍帝僅得虛名服廩不給荐被圍困輿櫬出降蒲伏漢庭洗爵執蓋亦足以報高貴鄉公墮車之痛乎彼其勞心思逞狙詐怙恃甲兵控勒縱舍無不如志曾不數十年骨肉相殘剪命胡虜如反覆手其事好還詎不信夫而世之亂臣賊子妄心逆節曾不是懲方且笑王季文王積德累仁非義不取之為迂闊也則亦末如之何矣

丞相眷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替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咸以為冤王導上疏引咎請解職不許

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反躬而誠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久假者斯可矣久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善假者亦可矣瑯邪才具不優志器非遠感激東海與已揚州之惠固自以建鄴為琅邪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軍眷以方定江東為辭祖逖說以恢復眷素無北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審有此心者當為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儲峙糗糧其規模措畫無非北向之計一日奮發尚恐大事之緒未易就也今既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行事其心孔

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乃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
違天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讀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鬱
而重歎則當時爲如何此所謂於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
王導爲蕃謀臣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曷若諫止
於未然之爲善乎

元帝

晉紀

琅邪王睿即晉王位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
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
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
元帝之父爲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誣
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爲正

四十一

晉見卷二

二十二

余有

耳然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
冒續晉宗雖曰帝胄可榮而僞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
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
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
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有族類而
已族類一紊則理義之源已失他尚奚論哉瞽鯀無狀舜
禹安得而耻之元帝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談者美之然冒
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實也或曰五馬渡江
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識也

愍帝凶問至百官上晉王尊號王再辭之請者不已周嵩曰
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宜先雪大耻則神器安適哉由是忤
旨出爲新安守

王之再辭而不許誠乎不誠乎不誠則安用辭誠則周嵩何罪史載嵩以直言忤旨然則王之旨固欲速也姑以揖讓之文以美觀聽而已一斤周嵩情實立露此與前者擢甲出次而殺淳于伯同一意解於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帝苟能假仁用嵩之策遲以歲月義問宣昭主晉祀者舍琅邪而誰乎或曰孝文自代來東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亦僞耶曰文帝厚德禮度可觀豈晉元之比哉

王導勅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各言官長得失顧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稱善江東草創正須慎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為國基本若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受害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正宰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為政以此俟赤子可耳為民上者

虎見二

二十三

月

姦暴貪汙容而不治顧曰網漏吞舟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刺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目覩之哉顧和之言若臧而否愚所不取也

劉琨世子羣在段匹磾所匹磾敗於段末杯羣為末杯所得因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遣使賫羣書約琨為內應書為匹磾邏騎所得琨實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殺之

劉越石志欲効忠而識量不足惠懷之間淵聰營于西石羯營于北琨輯晉陽據太行之險臨孟津之會以援洛邑當矣及二帝囚虜三川丘墟瑯邪建業阻江淮自固而琨以殺諫破亡復振之衆盤礴并土欲吞劉漢則不能敵欲

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為哉所當觀時度變糾率願忠之士渡河而南受命建康如此則氣勢連接又得祖逖輩協力同規縱不能盡復舊疆而雍豫青徐必為晉有矣失此不圖崎嶇胡羯之間與猗盧段氏相依仗戎狄無信竟為所害此其量淺而識不長也考望塵之友二十四人獨珉志節粗立餘無稱焉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信哉

劉聰卒太子粲即位事決於大司空靳準準有異志先令粲誅殺大臣遂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

天之生人有華夷之分乎曰否然則聖人內夷而外華賤戎狄而貴中國無乃與天異乎曰使夷狄而為中國之事

五子

卷見七

二十四

六

是亦中國矣惟其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非人理也故賤而外之惡其以所行者亂中國而淪胥也曰天之生人無華夷之分則夷狄何為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與人理異乎曰均五行之氣也而有聖哲有昏愚非天私於聖哲而靳於昏愚也均覆載之內也而有中國有夷狄非天美於中國而惡於夷狄也所鍾有粹駁偏正之不齊則其分自爾殊矣五胡之魁其才皆有過人者而不能輔之以學矯揉而成就之故其所為雖有幸中於善而暴戾之氣稟於所賦者終亦自勝不可掩也劉聰弑主而立規有大器逞其兵力蹀血神州禽二帝而殺之腥膻滯汙薰染河華斬戮忠諫矯誣上天專以無道而行曾未十年乃為昏桀之徒變易耳目而不知也至於殺其子屠其族戮其尸禍及

及父陵火逮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施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謂此類也聖人所為謹華夷之辨不使入居中土禁其猾夏之漸豈非為後世深思而遠計哉

王敦患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禽曾當相論為荊州訪討曾殺之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將佐士民怨怒帝徵廙還朝以訪為荊州刺史敦忌訪威名意難之郭舒說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其言

周訪以禽賊有大功而得荊州王廙以多殺失人心而被徵入此朝廷賞罰之公道也王敦安得而遏之敦于時逆節未彰而有此違異王導宜譬解於內若不從者帝乃以詔曉諭之謂卿斥輔初基陟降之間宜慰公論訪功當報卿嘗許以荊州詔板既行詎可反汗褒功黜否治道所由

故朕欲卿共成斯美有如部曲違卿教令卿亦安得默默自隳軍政乎如此敦亦何辭必拒朝命也昔袁術失信於孫策敦不之監又為郭舒諂言所惑自負諾責其失士而不成功也宜哉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伏誅囚徐彭等五十餘人趙主曜將殺之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盡殺徐彭等於是巴眾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為主應者三十萬關中大亂子遠從獄中上表諫曜毀其表欲殺之左右營救得免曜欲自討渠知子遠復諫曰彼非有大志直逃死耳莫如大赦與之更始彼得生路何為不降曜悅即日大赦反者悉降

何地無人才猶何山之無木石也有天下者廣求賢之路

網羅而器使之有寸長片善者皆爲吾用斯所以舉大物而易之之道也惟不能然則爲他人所得而天下裂矣裂之大小視人才衆寡夫惟有道者能龍潛而不耀玉韞而不沽也下乎此者或以德或以才或以智謀或以學問或以勇力或以言語各思乘時而自見雖夷狄無道之主如劉曜石虎之朝亦有爭臣忠士爲之效死以直諫抱負策略者爲之排難而解紛若合當時諸國人材舉爲晉用豈特爲晉而已哉故人材非易得也忽弃之則撫四海之大而有乏使之歎亦非難得也求致之則居蕞爾之國而足以立一時之基顧人主如何爾

加祖逖鎮西將軍

劉越石祖士稚平素交朋意氣不羣齊名當代然琨非逖

比也琨託足望塵逖無所附麗琨北圖并土逖避地淮泗琨結好猗盧段匹磾逖關說元帝開拓中原琨驕豪喜聲伎殺諫者逖與將士同甘苦克已務施琨短於撫御降人輒復去逖結下有恩來附者日多琨守一州境土日蹙逖屯雍丘遂盡有河南之地琨爲石所殺逖恩信覃于河北威聲震于後趙琨不及逖遠以其矣使元帝有克復舊物之志仗鉞徂征百六掾中豈無二三豪俊如逖比者使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枕而卧也元帝旣不能然於逖有功之時賞秩未充反使兵士以虛名重位往統臨之致逖怏怏勲業不終世未嘗無才人主負之者亦多矣可勝歎哉前史譏逖聞雞起舞幸天步之多艱是何言歟

王敦揔兵驕恣帝惡之引劉隗刀協為腹心稍抑王氏導亦漸見踈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

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也身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而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正使姦凶不忌恃強而反而衆正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幾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刀劉二人為腹心是欲却豺虎而投之以肉也茂弘當噬嗑之任欲去其間其惟起敬起忠信以發志乃可感動帝心雖曰推分澹如然處仲初舉導無深拒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存於中乎噫衆人跋扈前却之時已獨安行猶平日然此赤烏几几所以為周公之聖而格成王之享者也導獨不知此戒哉

王敦上疏辭語怨望譙王永曰陛下不早裁之敦必為患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帝以永為湘州刺史

王敦近處肘腋欲為跋扈勢在早晚間耳帝方委永以湘州為外援所謂恃遠水以救近火非兵家之要將將之略也當是時王室危迫不聞王導有所建明至使帝憂慮征營自謀安計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導無所逃其罪矣

四年三月日中有黑子郭璞以為陰陽錯繆繁刑所致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

日者衆陽之宗而黑氣隱魄其中陰疊陽臣掩君也其隗協為帝腹心王敦稱兵內訌之象歟而郭璞乃以繁刑所

致請以赦弭之夫江東之治正惟寬弛未聞放紛之害帝
既用其言改元而赦矣方伯犯順抗旌指闕殺戮公卿掠
奪宮省幾有廢弑之禍赦何補於事哉故占侯家泥而不
通君子不貴惟以正理揆事而以大義裁之斯則可學也已
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諸軍事豫州刺史祖逖以淵兵士
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
甚怏怏又聞王敦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敦
聞逖死益無忌憚

祖士稚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自古難得之
才也惜其未聞道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知之而不失其正乎已剪荆棘
收河南地言既信力亦勤而績效著矣戴淵可與共事同

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
歸納印符南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自適
哉又况王敦之所以隱忍未叛徒以豫州為虞士稚知內
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姦人懾息而不敢動
如其妄舉不忘投驅豈不善哉道二而已儻以全身為賢
則由前所陳儻以許國為重則由後所論於義皆得若夫
功之成否則天也又何必怏怏發病而喪其軀哉謂之不
聞大道不亦宜乎

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用兵者以食為尤急故禁酒為其糜穀米也儻以石勒為
不足道則曹操征伐取天下亦豈里禁酒而後世當尚武之
時取利於酒奪民沽而權諸官比承平時責利加倍而軍

屯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多競勝謂足以充軍費省民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歟抑曹操石勒智有所不及愚未知其說也

王粲反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申救甚至及出導猶在門顛顧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繫肘後復密上表明導無罪導甚恨之及粲至謂導曰周顛戴淵當登三司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耶又不荅粲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荅粲遂殺之後導料檢中書見顛赦已之表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言之不可不慎也曰省表事往時平時會當有變此崔琰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此劉洎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所謂賊奴者指王粲錢鳳沈充之徒耳既不諾茂弘所請而揚殺賊奴取金印之言茂弘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茂弘懇懇之時顛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又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粲問所以處周戴者至于再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

粲還武昌謝琨言宜入見天子粲怒竟不朝而去

王粲之視元帝意甚輕之何也亦猶項羽謂懷王吾家所立耳加以西晉諸侯動輒興兵粲目擊習熟以為常事也使粲回悖逆之心立忠義之節以其資力有事于中原

與劉琨祖逖李矩郝鑿之徒掎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
迎帝北歸魏魏之功孰得與並不此之慮乃甘為叛臣其
亦不善擇術矣且有君而侮慢劫脅之吾獨無臣一將佐
部曲乎以我事君訓彼事我不亦殆哉蠟席裹屍無復哀
戚宜王應之為此也

明帝

晉紀

尊所生母苟氏為建安君

尊崇妾母自魯僖以來失禮之大經矣漢文入繼遂尊薄
氏與太后比自是帝王有妾母者按例推崇以為常典能
矯制私情析合正義者十無一人晉明帝於苟氏呼為建
安君終其身使出帝意可不謂生而知之乎使問於大臣
可不謂學而知之乎其或建安君之所欲而帝能奉承之
也苟氏可不謂處身以禮帝可不謂事親以道者乎

揚難敵送任子請降于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
難敵於成都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悔失計請於成
主雄請討之雄遣稚兄瑤與稚出白水李壽及瑤弟珩出陰
平以擊難敵稚瑤敗死瑤有才望雄方欲以為嗣聞其死不
食數日

李稚宗臣也將兵保境撫納新附乃邊塞安危禍福之所
係顧愛賄賂為敵所給既喪其身至於覆軍殺將及君之
令子不知此四者與賂孰重賂之真能敗人國家也耶非
賂能然人不能窒慾戒貪以取之也故士必躬廉賤貨然
後理義不蔽而身可立功可成矣

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彰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諛致勤敬

深結錢鳳會丹陽尹闕敦問誰可者嶠曰無如鳳鳳亦推嶠
嶠偽辭之敦遂表嶠嶠恐既去爲鳳所間因敦餞別嶠起行
酒至鳳鳳未及飲嶠佯醉以手板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
人溫太真親酌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既去鳳謂敦
曰嶠未可信也敦曰太真醉中小失何遽相讒嶠至建康盡
以敦謀告帝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當生致之自
拔其舌

太真擊錢鳳憤墜高歡歐賀拔允齒折其能相類其情同
乎曰不同高歡欲奪爾朱兆兵以自雄強溫嶠欲圖逆臣
以靖王室太真手板之舉爲可嘉而高公拳口之事不足
取也或曰溫嶠既知王敦欲反歸與朝廷謀而備之可也
何必爲此曲折亦異乎郝鑿樂滿之對直辭不撓者矣曰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要其歸宿不出乎正斯善也明白
是非謂之智裁處事情謂之術太真擊錢鳳君子之術也
高歡歐賀拔允小人之術也

王敦病死帝令沈植說沈充許以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
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中道
改易人誰容我遂舉兵趣建康

沈充失身於敦無自新之路矣幸帝招之可以翻然改圖
或襲擊敦軍立功以自贖或脫身歸朝請死於司寇是謂
遷善遠罪過而能改帝方欲平禍亂必不食言何其美歟
乃迷而不復甘爲逆亂之黨自謂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不
知其惡積罪大乃無所容於天地間也其拒命之言曰三
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使敦一日得志沈充錢鳳必爲佐

命元功充不利此何爲從反以逆順相方豈如爲晉司空之榮乎

沈充兵敗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平素與之云何而欲歸之應曰彼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阨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奔荊州王舒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欲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爲恨

王彬兩責處仲言切正而情至篤白刃在前不爲之變可四十九以爲難矣及王應父子敗亡乃具舟以待欲何爲耶將匿之耶將得而歸諸京師耶以愚度之彬無匿之之心亦欲取之耳王應料彬惻已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王舒所見猶能不納叛臣孰謂明決如彬而反爲之耶若爲

不然非惟爲義不終亦不知彬所以處應之道竟如何也贈譙王承戴淵周顛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寃卞壺曰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曰方斯惡逆未彰臣亦不悟非獨札也札旣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曰死節延寇事異賞均何以沮勸導曰雖所見不同皆人臣之節也竟從導議

王導卞壺之議賞周札之忠是何言歟王舒再舉導與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斯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爲非實有芥蒂于中史氏美其善處廢興任真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郗鑒正言終不省納益驗前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必而爲此

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七

卜

三十三

下



